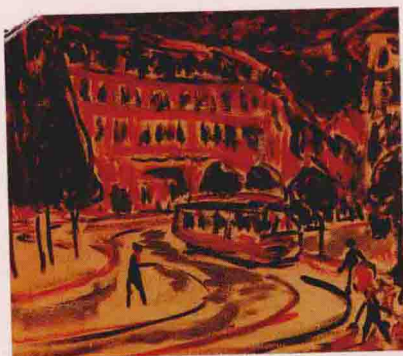


E.B. White

*The Second Tree from the Corner*



# 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

〔美〕E.B.怀特 著 孙仲旭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E.B.White

*The Second Tree from the Corner*

## 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

〔美〕E.B.怀特 著 孙仲旭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 / (美) 怀特(White, E. B.) 著; 孙仲旭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7

(译文随笔)

书名原文: The Second Tree from the Corner

ISBN 978-7-5327-6556-0

I. ①从… II. ①怀… ②孙…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6059 号

E. B. WHITE

**THE SECOND TREE FROM THE CORNER**

Chinese (Simplified Chinese)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4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

[美] E. B. 怀特 著 孙仲旭 译

责任编辑 / 黄昱宁 封面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5 插页 5 字数 132,000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6556-0/I·3926

定价: 3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5155604

## 序

从这些文字中,能够读出一种重访的倾向,想旧地重游、旧时再历,希望再度品尝别离时甜蜜的悲伤。从某些篇章来看,这本书就是回到我的犯罪现场的伤感旅程。可以看出,我也是个喜欢道别的人,这一点有证有据。有一篇记录了我在理发店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道别,因为他当时正要离去。在翻看我从许许多多的零碎文字中拼凑而成的这本书时,我始终不安地意识到整本书中都有句潜台词,即一视同仁地告别。某一时,我甚至把地球给结果了,那是想抢在别人之前收拾好太空。对于一个年过五旬的人——我就是——如果他弄准了自己只有大约二十分钟时间可活,我想他当然会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事情该怎样理顺就怎样理顺,摘下未收的水果,储藏起来以备过冬之需,也把他对世界的爱意绑成便于携带的一束,让每个人都能读到。

无论是谁,下笔时所写的都是自己,不管是否自知。这就是一本具有揭示性的书:取材自过去、现在、将来、城市、乡村的随笔,诗歌,短篇小说,意见和报道。我本来也可以给这本书起名为《怪异告白》,不起名也行,可是《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听着更不俗,另外,这也是其中一篇的题目(里面的那个人跟神智健全告别)。

编这本书的过程让人清醒,就像已经做到的一样,它揭示出我这个人无法一次坐上几分钟,对持续从事文艺创作需要奉献精神这

一点无动于衷,但又不能不写。但是,我写这篇序言并非想自贬,也根本不是想找什么借口。如果收集在此的这些文章就像给狗当早餐的狗食一样<sup>①</sup>,我会坚持说,这是因为我对狗的理解非同一般,还有我对它们早上会遇到的问题心怀同情。

主要说来,我打算挑选的,是那些并不太依赖于即事即景,或者启发其创作之异象的篇目。有三组文章,读者看到的是原发表于《纽约客》杂志“且记且评”栏目的笔记选,这些当然是用第一人称复数表达的,这种做法在报章杂志上屡见不鲜,也是愚蠢之举。我不知道这种社论式的“我们”源自何处,不过我认为最早使用时,肯定是想表达全体或者某一机构共有的意见,但是很快,负责表达这种意见的个人将基本职责忘到脑后,开始谈论起自己,兜售起个人偏见来,却抱着“我们”不肯放手,因此给别人一种印象,即这种东西是由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或者表演翻筋斗的一群人所写。我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建议读者也别当回事。

我没有给笔记署上日期,而宁愿信赖读者的颖悟和善意。每次看到哪篇笔记不署日期就不明所以时,我便扔掉了事,就该如此处理,也给自己一个教训。偶尔,读者不巧会遇到某个像希特勒这样年代久远的鬼魂到处游荡,好像还活着,一时会吓一跳。可是我这人不会一心要去迎合读者,不想让他们就像高速公路上的司机那样,做着白日梦读完这本书。这本书中间会有点迂回曲折。小心点吧,记住:你想省下时间,可能耽误的还是你自己。

顺便说一句,书中归到我名下的一些篇章原为《纽约客》上匿

<sup>①</sup> 作者利用一个英语成语“a dog's breakfast”(指杂乱无章)玩了个文字游戏。

名社论页的一部分,此次发表,并非为了说明那一页是由我负责的。它是由多人撰写,我是撰稿人之一。杂志同意让我使用这些选段,令我感激莫名,因为在什么东西首次发表时为匿名,而后来作者身份被揭露时,公众会对一份杂志的操作得出错误结论,并且会谬赏作者。理论上说,打破匿名是不对的,尽管我对此负有责任,但我还是知错不改地这样做了,也是私心作怪。

收入这本书里的大部分文字,都完全依其最初发表时的原貌。另有几处我做了些许改动。在不少地方,我把“which”改成了“that”,以此纪念 H. W. 罗斯<sup>①</sup>,他很看重这一点。事实上,每次我发现自己违反了他所珍视的这条原则时,就会感觉不自在。在几处,我替换了专有名词,是为了对称或者有变化,或者为了避免让真名实姓的人可能因为跟我水平不济的活计牵涉到一起而感到难堪。

虽然作为旁观者,我尽量不与时代脱节,却总归徒劳。发展、成就会把一个人甩到后面。有人(我想是我)说过,今天的幻想,就是明天的新闻事件。后面的文字会证明此言不虚。未来与现在界限模糊,空间站已不觉新鲜,计算器患上了神经衰弱。从农业部那里,我得知还未对蜜蜂进行人工授精,我据此写了《蜂后之歌》,可是尽管我是在午餐时间写的这首诗,一刻没耽误就交了稿,但是几乎刚刚发表,就有位《生活》杂志的摄影师给我寄来了图片为证,说明蜜蜂已经走过所有当代生物走过的老路。我想对写作者而言,从来没有哪个时代比当今的更为残酷——他们所写的几乎还没离开打字机,时代就让其变得过时。另一方面,人性却十分稳定,几乎丝毫不

<sup>①</sup> 哈罗德·罗斯(1892—1952),《纽约客》杂志创办人,主编。

变：“现在”一辑中的第一篇写于许多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然而属于现在的，我重读时，发现时间一直停滞不前。

按说出书是件开心事，但很少如此，它给人一种完成的感觉，却不是满足。我想几乎从定义上说，写作者属于不可能满足的人——正是这一点，让他坚守岗位。我们只可以这么说：我把我的桌子稍稍收拾了一下，就像婚礼上某个正在兴头上的醉汉，大着嗓门抛出几句不合时宜的告别话，却根本不是真的想走。

E. B. W.

## 目 录

序 .....	1
第一辑 过去,将来 .....	1
与天使共度周末 .....	3
说起平衡物 .....	10
一个美国男孩的下午 .....	17
再到动物园 .....	24
别了,我的心爱! .....	35
体育运动的衰落 .....	43
放松时刻 .....	47
肇事当天上午 .....	53
第二辑 现在 .....	73
关于我自己 .....	75
门 .....	79
两封信,皆为公开 .....	84
难题解答 .....	90
爱回嘴的超验主义者 .....	95
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 .....	98
关于当今时代的笔记 .....	105
温克斯太太 .....	105



造雨者 .....	106
美国男性的梦想 .....	108
传主 .....	109
乡村居民 .....	110
皮卡德教授——之前 .....	111
皮卡德教授——之后 .....	112
家庭 .....	112
审查 .....	113
声音 .....	114
灰尘时代 .....	115
出神 .....	117
牛仔 .....	118
重于空气 .....	118
铁路 .....	122
螳螂 .....	123
扣缴 .....	124
指甲 .....	124
马唐草 .....	125
回想往事 .....	126
试验 .....	127
阳光与黑暗 .....	127
空袭演习 .....	128
遥遥传来的猎犬吠叫声 .....	131

第三輯 美不胜收的文字世界 .....	135
有本经典之作在等我去读 .....	137
过街人烤肉店 .....	140
书评 .....	144
三句话不离本行 .....	150
诗人 .....	150
英语用法 .....	151
尤斯塔斯·蒂利启程去游 .....	153
批评之两难 .....	156
持枪的作家 .....	157
估税 .....	158
新闻之最 .....	158
读者问题 .....	161
读书之未来 .....	162
寻章雕句 .....	163
《太阳报》之死 .....	164
立体 .....	165
计算器 .....	166
捉刀 .....	168
孵蛋 .....	171
感恩之时 .....	172
闲话幽默 .....	174
唐·马奎斯 .....	184

第四辑 九歌 .....	191
红奶牛死了 .....	193
海螺 .....	195
重访格林威治村 .....	196
回答是“不” .....	198
核时代的窗台 .....	200
在厚毛毯之下 .....	202
破坏安宁者 .....	204
春日四点钟穿城而过时的一幕 .....	205
蜂后之歌 .....	207
第五辑 城市与土地 .....	213
素昧平生旅馆 .....	215
城市笔记 .....	223
正午 .....	223
暂时 .....	224
商业展览 .....	225
安静 .....	226
别离之悲 .....	227
重新发现 .....	227
商业世界的僵局 .....	229
安全 .....	229
在电梯里 .....	230
孪生胎 .....	231
炸弹阴影下的生活 .....	232

小小的绿色住所 .....	234
母鸡 .....	238
牧场管理 .....	243
一头猪的死 .....	246
译后记 .....	256

第一辑 过去，将来



## 与天使共度周末

(二战期间发生在某间医院的插曲)

对于波士顿的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来说,动手术的好处之一,就是 3 是有资格在手术前一天晚上就住进医院。简而言之,这让他不再流连街头。我得到命令,须不迟于星期四下午三点去住院部登记入住,尽管到第二天上午八点我才会失去鼻甲骨。这让我得以在舒服的环境下彻底休息十七个钟头,空度了后半下午,腋下出汗,用盖布擦干湿漉漉的手掌,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一系列奇怪的事情,让一个人不偏不倚地走向一次并无大碍的不幸事件,例如鼻部手术。至于要失去一块鼻甲骨(听上去好像海军有可能在他们的小型巡洋舰上用得着),我根本没感到很遗憾。事实上,人到中年,对自己身上的几乎每一部分,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交给有关当局。到了我这把年纪,拿掉什么东西正是求之不得。长着中鼻甲骨过了半辈子,除了最斤斤计较的人,谁都会觉得够意思了。

我想医院在剑桥那边,但是又拿不准,因为我开车出去时,情绪很低落,每逢这种时候,我从来不会留意自己去了哪儿。不管怎么样,医院那里很不错,靠近一条水流和缓的小河(十有八九是查尔斯河),正好在我的窗户外面,有一棵漂亮的大橡树。病房很小,我也如此。床是可以摇起来的标准床,配齐了可以抽出来的床单、橡胶垫、呼叫钮等等。我原想着床头应该有一只天鹅,就像公园里的游船那样,不过就算没有天鹅,比起在波士顿临时去找时通常所预期

的,这样的住处还要更理想一点。

好像没什么好理由马上就睡觉,我就只是手里拿了本《大西洋月刊》坐在一张脚踏凳上。过了一会儿,有位护士进来。

“我是马尔奎尼小姐。”她通知我说。

“我叫怀特,”我回答道,“我的体温是九十八点六<sup>①</sup>,脉搏是每分钟七十二次,血压是低压八十,高压一百四,除非我对所做的事情感兴趣时,血压会急升。我来这儿做鼻甲骨切除术。”马尔奎尼小姐过来坐到我旁边,她把听诊器挂到脖子上,拿出一支铅笔和一张空白表格就冲我来了。

“你的职业是什么?”

“作家。”我想了想说。

4

这位护士露出心知肚明的微笑,一位女士在没有因为男士和他们小小的自负而轻易上当,就会那样微笑。接下来,她开始详细登记我的衣服和个人物品。关于我的衣物,她好像有点拿不准。“你裤子里面穿的是什么?”她问我,一边沉思着把铅笔在嘴里蘸。

“我想不起来了,”我回答道,“穿衣服好像是很多年前的事,今天早上好像是一百万年以前。”

“嗯,你肯定穿了什么。我该怎么写?”

“佩斯利围巾<sup>②</sup>?”我这样提议。她想一想写下了“内衣”,然后把清单递给我让我签名。之后她为我量了体温、血压和脉搏。我的体温是九十八点六,我的脉搏是每分钟七十二次,我的血压是低压

---

① 华氏度,相当于37摄氏度。

② 佩斯利为苏格兰西南部的一个自治区,自18世纪早期以来就是一个纺织中心,到19世纪它以生产各色图案的围巾而闻名。



八十，高压一百四。“你还是睡觉吧。”她意味深长地说。马尔奎尼小姐就走了。

躺在床上，我感觉放松而惬意，跟我想像死后会感到的一样。我没躺多久，又来了位护士。她身穿实习生制服，一脸高贵的样子，一个人在干了很多活却无分文报酬时，就会表现得那样——当然，她正是如此。她端详了我一番。

“你的卡片上写着你是个作家，”她开口了，“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你。”

“你是专门来念叨我没能混出名吗？”我问。

“不是，我来是给你擦背的。”她关上门，我大度地允许她给我擦背。后来我拿到一份镇静药，混混沌沌地一口气睡将过去。

手术做得不错。从我的病房到手术室的那一趟，我走得很高兴，因为对于一个活动范围被严加限制的人来说，不管怎样出去一趟，都会感到开心。吗啡让我话多起来，我们在走廊上等手术医生赶来时，我和护工旁若无人地猛聊了一通渔具。那间医院里有几位身份很显赫的人做义工，这位护工看着面熟。我不能一口咬定就是，可是我想那是索顿斯托尔州长。这年头，就连在床上，你都永远说不准会碰到谁。几分钟后，看到主刀医生出现在楼里的另一边，有人叫州长继续往里推。他刚把我往通往手术室的门里推了一半，有位护士看到了，不满地咂嘴。“不，不，”她厌烦地说，“那间是做胆囊手术的。”

州长又把我拉出来，我们去另外一间碰运气。我小心地用手捂着腰，想来胆囊在那个位置。好像一切正常。主刀医生很快来了，就开始工作。在我熟练的指引下，就我所知，该切除的他都切除了，